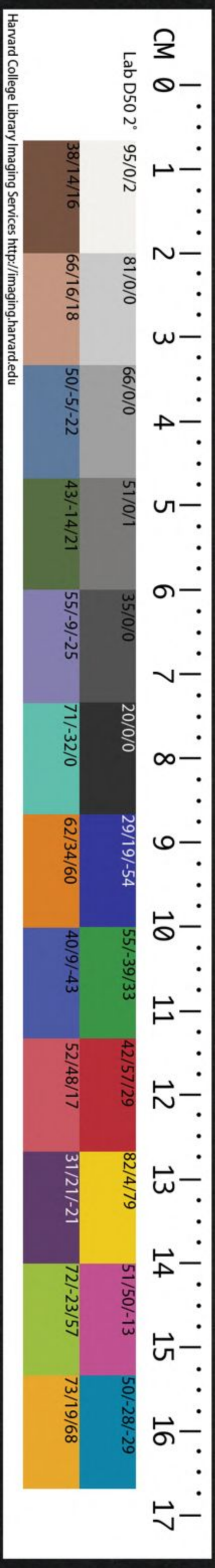


24

T 2512/4920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5 1941



鼎鑿集太史彙纂官板鑑綱卷之三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唐紀

太宗文皇帝

下

言珍玩不如

綱丁酉十一年春正月以吳王恪等為諸郡都督諸王將之官上賜書戒敕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綱作飛山官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致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由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綱房玄齡等受詔定律令比古死刑除其大半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律文失入減三等

法令不可數變

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為姦。自今變法宜詳慎之。

非公不聞此言

綱二月。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待也。畜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待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就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漢文可謂有德。太宗聞諫能自省。

范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此其所由興也。

鑑三月。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綱以王珪為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胡寅曰。為人師者。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泰是時於兄弟間。漸生異慮。而王珪訓告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卒以窺伺廢斥而死。珪與有責矣。

綱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

為之盛。棗栗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筭當作筭。月煬。器名。以箏若竹。段脩之屬。

尹起莘曰。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自漢以來。制為尚主之禮。於是夫屈於婦。陰凌於陽。其失甚矣。有太宗以為

王珪成國家之美

王珪以師道自居。道以人倫為至。

治世美事

人主以是為
盛典

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為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
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治世之美事也

綱詔議封禪禮秘書監顏師古等並議房玄齡裁定之

尹起莘曰封禪非禮也自呂政行於前漢武踵於後人主遂以
是為盛典人臣遂以是為美談其有卓然不惑知其非禮者蓋
亦鮮矣今太宗始堅却其說至是所守亦不能固雖他時終於
不行要之非確有定力終始不回者也

綱秋七月大雨穀洛二水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

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脩繕纔令可居廢明德宮玄圃院以其材
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

尹起莘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故以武氏之禍其端甚微而變
異之慘昭乎甚著是秋洛水溢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
氏入宮至高宗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越一月而水入寢
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恒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
以一女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沴既作于入宮之初至高宗時水
沴復作於已入宮之後太宗既不能知其始高宗又不克寤
於其終唐室之
亂誰實尸之乎

綱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

可忘但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唯
恐不聞其過苟其言無叙亦無所損乃皆勞而遣之

馬周論時政

鑑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

為子孫立萬
代之基

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
三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
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

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
繕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
不亡者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
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
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稔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
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

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歛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

唐魏徵進十思疏

水 鑒形莫如止

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賞罰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徵又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悟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徵又上疏以

為文中子王通也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

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

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

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

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

內懷姦究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

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

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

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

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

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

立木疑影

疏諫比弦韋

故佩弦以自急

綱冬十月上獵洛陽苑有群豕突出上拔劍斬豕尚書屠儉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

唐太宗有技癢之志

尹起莘曰太宗以英武之資削平海內如反諸掌才有餘而德不足故常有技癢意不能自己由是每每馳騁田獵以泄其殺伐之雄心使其嘗經控劍如漢高積苦兵間如光武則無是失矣

綱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彈奏恪坐

免官上以長史權萬紀不能匡正欲罪之範曰房玄齡猶不能止

陛下畋獵豈得獨罪萬紀哉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

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

鑑故荊州都督武士彠音霍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宮以為才人

胡寅曰嬪御雖下皇后有等然配御至尊有子或為天下主所繫不細必簡求有德不專以令色取也武氏賢淑未聞而資質之美達於帝聰是必有為之游揚以冀薦進者唐之中微乃原於此貞觀六年日食正旦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四十年餘年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水之間大水十一年大雨穀洛溢入宮溺死者六千餘人陽德不競陰氣盛長為戒明切至于

柳範面折畋獵

再三而帝不能鑒觀咎徵敬惕以推其類而謹於微方且悅於美色以自昏蔽深山大澤龍蛇生焉關雎之序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其惟不由慾而動者能與於斯乎

鑑戊戌十二年春二月詔曰隋故擊鷹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唐賜房玄齡魏徵佩刀玄齡魏徵之功何如

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當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

從諫不及初此導之使言

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貨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世南五絕世南聖德論

綱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春秋常事不書胡寅曰忠臣事君不稱其所已能者必勉強其所未至者豈故為是拂心而逆耳哉道固如此也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

世南清尚文雅

馬周會文切理

一字不可增

馬周王佐才

築巖釣渭何異

馬周才不逮

傅呂

人有所短必有所長
霍王無所短

常反理乃書于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矣聖學不明為上者有一念則矜夸自足為臣者於君之失德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求不危亡不可得矣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宗於堯舜其未深知孔子之教邪

鑑十二月以給事中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歐陽脩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馬惜乎

綱以霍王元軌太宗弟為徐州刺史元軌好讀書景謹自守舉措不

妄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恠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哉

綱已亥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

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

鑑玄齡以度支音鐸芝戶部官掌天下租賦擊天下利害常有闕

求其人未能乃自領之

鑑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草襟亂

開創與群雄並起角力角校也校其才力也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

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

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魏徵與吾安天下常恐

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

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

之福也

禍亂生於所忽此言四海之福

帝王創守孰難

時人美其有讓宰相領度支

范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蓋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

綱永寧今山西沁水縣公王珪卒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三品以上當立

宗廟珪祭於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

綱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屬陝西延安府都督上謂敬德曰人言卿友

何也對曰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

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癩瘻上流涕撫之上又欲以

女妻之敬德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

不易妻此非臣之所願也乃止

鑑上既詔宗室群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

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

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

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厲之惡已彰晉士鞅曰樂厲汰虐已甚猶可

以免其在盈乎厲死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寔彰後盈見逐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

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何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會長

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因上表固讓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

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其傳求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

疆公等以茅土耶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取其方面土宜以白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也

詔停世封刺史

古今通義
因時制宜以
便其民

先王經世長
慮

范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秦滅六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疆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胡寅曰無忌佐太宗取天下其才智於趨事赴功優矣而於先王經世長慮則不知也故其沮襲封尤力其後流置黔南與出

刺史與遷徙不殊

刺史趙州相去如何安得謂刺史與遷徙不殊其家皆沒為官奴婢則子孫誅夷之禍何預乎封建徒使良法不行古制益弛聖人心事固非小才近智所能窺也

封建與天下共其利

胡一桂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群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理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鹵莽

魏徵未嘗考古

甚矣而近世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為民害聖人不得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

問太宗詔宗室

壤裂土脩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敢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

當時群臣之議何如而先儒柳宗元范氏胡氏尹氏之說果誰當歟

兵而移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袁盎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霸雖疆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刑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

見刑廢屨

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

封建天道之公蘇子講之不詳聖人所以息爭封建自井田始

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皇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自是伯夷而為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與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於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况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才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雖有良佐亦沉于民伍而不見庸矣故凡宗元之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為君如堯舜湯禹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

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疆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

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妬民之兼併而自為兼併筦天下之利以自奉

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氏講之不詳乃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為爭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秦漢不封建之短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

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氏亦惑於宗元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初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法私意妄為固不可行於古而為天下者不以

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為則又何貴於稽古而建事哉尹起莘曰有堯舜之君必有臯益稷契之臣而後唐虞之治可與有湯武之君必有伊陟旦望之臣而後商周之治可與世變不古君宰道睽天下無復善治其來久矣孟氏有使民不饑不寒之政而齊梁之君不足與言王道文帝有愛民如赤子之心

范氏惑於宗元之論

千載一遇之主

而絳灌諸臣無輔行仁政之德當魏與歎抱道不遇其不相偶也如此太宗在唐間世特起真可謂千載一遇之主矣撫周官而慨想思王政之復行臨御未久詔議封建在廷之臣諱而非之曾無一人敢當其責者是豈三代之治必三代之君而後可行邪有其君而無其臣是猶心腹獨運而手足不隨亦徒以重君子之歎而已

唐魏徵進十漸疏

問魏徵唐之直臣當時所上十思十漸其詳可得聞歟

鑑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疏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寢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者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文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冀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在貞觀初護民之勞响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為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

終二漸也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蕪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在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干戈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

明主可為而不為
唐以十漸疏列為屏幃
萬世知君臣之義
唐賜魏徵黃金廐馬

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
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
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
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弱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正陛下
徐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脫
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怙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覺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
凶醜之孽起於輶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
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疏奏上
深加獎歎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
面與公相見哉乃以所上疏列為屏幃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
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廐馬十疋

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西域國名初高昌王
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詔令入朝又不至與西
突厥共擊破焉音烟支焉耆訴之上遣使問狀文泰曰鷹飛于天
雉伏于蒿猶遊于堂鼠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上怒發
兵擊之

綱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
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
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

邪不能干正

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國在西域天竺西僧言得佛
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
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
手而碎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

傳奕為高識

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唐幸國子監觀釋奠

唐幸國子監觀釋奠

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

唐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

大徵天下名儒

大徵天下名儒

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

學者雲集京師

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

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扶餘王東明之後初以百家濟因號焉在新高麗西南三韓凡七十八國百濟其一也新

羅東夷國名在高昌西域國名去京師西四千餘里吐蕃西羌之屬居析支水西北姓勃罕野諸酋

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

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撰定五經疏義
儒學貞觀開元為盛

范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養之有漸升之有序故其賢才不可勝用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明

人倫也故有國者以為先然為學而不復三代之制亦未知其可也

鑑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綱初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若以為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上不從

綱冬十二月上聞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深以為耻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

自陳往事無所隱

呂才進刊定陰陽雜書

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群臣窮其門戶乎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鑑辛丑十五年夏四月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

士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為之序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

能齋肅以事鬼神者女曰巫男曰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

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覆姓

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其叙祿命曰祿命

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

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

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

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

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

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

曷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

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

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僻踊之際擇地

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

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

細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

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

宮志寧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于承基殺之二人入其

第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殺

細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

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

識者以為確論

刺客不殺于志寧

李世勣比長城

麗者涕泣相訊徧於郊野大德歸言于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鑑十一月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乃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魏王泰上括地志

丘濬曰秦築長城以備虜延長數萬里役使百萬人唐太宗以一人而當千萬里之衝衛千萬人之命其過於長城遠矣
綱壬寅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開庭如市至是上之

魏王門庭如中

綱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太子書曰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

極孰云過此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之令戶奴陰伺擊之幾斃

太宗誤用周官不會之說太宗不善用聖經之過

尹起莘曰漢武帝誤用公羊復讐之說而窮征伐王安石誤用國服取民之說而行青苗知好古而不能用古其弊必至於此賢如太宗乃過愛其子至詔有司用物勿為限制此則誤用周官世子不會之說也夫六典之書其可用於後世者尚多太宗未能舉行一二乃獨取其不會之說以陷乃子於過惡之地此則不善用聖經之過也

唐輟小殿材賜魏徵構堂

鑑九月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嘗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

當今國家何事最急

綱上問群臣以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

忠直無踰魏徵

群臣曰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輔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范祖禹曰太子魏王方爭群臣有黨太宗使徵為太子師以重太子也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訓太子以禍敗之戒處父子兄弟危疑之際依違而已豈其疾之耄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

宗廟社稷之福

綱上嘗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禹拜昌言良為此

鑑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納采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

北門近何營

綱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

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君治則賞罰當

綱上嘗問侍臣曰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明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悞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為治哉

褚遂良諫成高昌

綱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初高昌既平歲發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諫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

河西中國心腹

內安外寧

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士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未為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鑑冬十月郢公宇文士及卒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己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君臣從義從道

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曰佞人殆夫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而近之必至于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將何以處君父于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權臣父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他人然則人君于佞人奈何不遠之早乎

鑑上謂侍臣曰薛延陀突厥之部落本匈奴別種先與薛種雜居磧北後拔延陀部而有之故號屈疆

御薛延陀有二策

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以新興公主妻之

綱先是契苾何力歸省其母於涼州會薛苾部落皆欲歸薛延陀何力不可部落執之以降何力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因割左耳以自誓上聞薛苾叛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

何力心如鐵石

法者人君所受於天

綱十一月廣州都督党仁弘初從高祖入關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有聲迹至是坐贓當死上欲宥之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今朕私仁弘而欲赦之是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以謝罪羣臣頓首固請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

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屬廣東

鑑上曰朕為兆民之主日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

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

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鑑癸卯十七年春正月魏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相望

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上復與太子同至其

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戊申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為書

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

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沒朕

亡一鑑矣

鑑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

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

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節節

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節公張亮陳公侯君集

郊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正會

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烟閣

鑑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

上潛有奪嫡之志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紇干承基

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

反敕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廢為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承

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

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御兩儀殿群臣俱出獨留長孫無

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第所為如是我心誠無

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

太宗保三鑑

圖功臣於凌烟閣

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
詔上悅立晉王治為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
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
永為後法

司馬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

太宗可謂能遠謀
李靖教侯君集兵法

綱上嘗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故
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對曰此乃
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
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自負微功
耻在房李之下以臣觀之必將為亂上不之信至是上乃謝道宗
曰果如卿言

鑑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

剪鬚和藥

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
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
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常侍宴上從容謂
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
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綱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各拜每門讓於三師
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黃門侍郎劉洎言太子
宜勤學問親師友今人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上
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詣東宮與太子遊

鑑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
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
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

太宗遇物誨太子
水所以載舟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

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綱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太子懦弱，不能守社稷。」

無忌固爭以爲不可，真守文良主。

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

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

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

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

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

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

也。」

仁恕實守文之德。

胡寅曰：爲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得其當。况建太子乎？

無忌私於其甥。

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英果以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擁

護晉王，其意以爲晉王既立，則可以長保富貴也。爲國則輕爲

身，則重其不忠，莫甚焉。然魯不幾何，困於誣罔，竟被誅絕，不能

自明。於是向之所以自營者，適所以自伐，亦可以爲大臣謀國

綱六月，遣太常丞鄧素使高麗，素還請於懷遠，成增兵以逼高麗。

上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成兵能滅絕者也。」

太宗不欲增戍。

范祖禹曰：太宗之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臣下而

已，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不爲其小而爲其大，豈大者足

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而行之惟艱。」太宗之謂矣。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

綱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

胡寅曰：太子奉冢嗣之祿，盛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

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東宮有兵，馴至禍亂。承乾

鑑秋七月，初，魏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才，請以君集爲

僕射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如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

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王尚主而踏

蒲墨，所撰碑反。

歐陽脩曰：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沒未

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

魏徵三代遺

復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身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曉曉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徵死知與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

太宗輕於什碑

尹起莘曰太宗從諫非出於中心之誠如須殺田舍翁之類積怒已非一日猶投種於地有待而發故身沒未幾譖訴遽行此其所以輕於什碑畧無留難者也

鑑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

史官備紀善惡

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得

三行守而不失

觀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二

監前代以為元龜

監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

進善人共成政道

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欲史氏不能書吾惡

綱上又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

朱子奢諫觀國史

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

問房玄齡等

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

刪高祖今上實錄何如

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

六月四日事

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

季友鵠叔牙以存魯

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

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鵠叔牙以存魯訂義季友慶父皆魯莊公弟也

公有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薨般即位慶父弑之季友奔陳魯人立閔公慶父恨未得立又使人弑之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季友乃立僖公求慶父於莒莒人歸之季友遂殺慶父而鵠叔牙朕之所為亦

類是矣史官何謹焉即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

鑑九月新羅東夷國其先辰韓種也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

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遣使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

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詔命不可不討褚遂良曰陛下指

摩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夷驚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足失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勸上伐之。

天下譬猶一身。心腹四肢。四夷身外之物。

綱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反掌耳。今太子新立。諸王幼穉。一旦棄金城也。湯池熱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

范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所戮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也。失也。

太宗謂將何如。於人名將三人。

鑑甲辰十八年春三月。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

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矣

王者用兵貴有節制。是謂萬全之師。

江濬曰。王者用兵。貴乎有節制。彼幸而勝。亦幸而不敗。皆非有成算者也。是故有節制而不敗。有成算以取勝。是謂萬全之師。

還家有憂色。受弔不受賀。

綱秋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劉洎諫面詰臣下。

綱上嘗謂侍臣曰。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宜直言無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上皆納之。

鑑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絕。是知以至

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彊。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疑旒以聽其言。虛襟懷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也。敷

余章及通作揚荅受天子之命而稱揚之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

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荅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

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上飛白以點畫象物形惟點最難工荅之曰非

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

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九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

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

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

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也已然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

危亡得乎

范祖禹曰危立之言唯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斯為下矣太宗求諫其有意於防未然乎

太宗飛白荅
劉洎
劉洎讜言

聞讜言虛懷
以改

唐太宗與褚
遂良論舜造

漆器
忠臣愛君必
防其漸

聖主從諫於
未然

賢主改過於
已然
太宗有意防
未然

人苦不自知
其過

唐太宗舉羣
臣得失何如

岑文本不負
於物

馬周直道而
言

飛鳥依人

君臣以道相
與

鑒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

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

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

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

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稍明達臨難不改節

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

三十年遂無言及于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

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義

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于朋友

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

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為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
人人自憐之

與

君臣有朋友之義
遂良王魏之比
此部鼎之類
不可受

范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道非徒以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而無忌納諫以悅之其罪大矣然太宗論羣臣之得失亦豈皆中於理哉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謂其使者曰蓋蘇文弒逆汝曹不為復讐更為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今日非隋之比
名振奇士

冬十月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上至洛陽以前宜州刺史鄭元璫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上聞程名振善用兵召問以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上乃歎曰奇士也拜右驍衛將軍十二月

詔諸軍分道擊高麗

太亮有王陵周勃之節

李大亮不負恩
遺表請罷高麗之師

武陽公李大亮卒太亮忠儉恭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初太亮為李密所獲賊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太亮貴求弼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太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以家貲遺弼不受言於上乞悉以其官爵授之上為之擢弼為中郎將時人皆賢太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至是副玄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四匹親戚早孤為太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謚曰懿

突厥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俟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渡河請據於勝夏之間上許之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聖人篤近舉遠
聖人之心與天同誠

胡寅曰聖人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於是畫為五服要荒在外為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遏謀夏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同誠必不為猜忌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豈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邪夫厚遇夷狄則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獸心則於可信將疑矣是以有征遼造舟之擾絕昏仆碑之失蓋必然之理也

綱乙巳十九年春正月帝親征高麗發洛陽封比干墓在衛輝府北諡曰忠烈命所司春秋祀以少牢

鑑二月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

智有餘萬乘之才不及

胡寅曰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何如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畧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祖圍之內耳

鑑三月車駕至定州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今遼東蓋州衛拔之世勣進至遼東城下高麗大敗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

一將之智有餘
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何如
魏武太宗長短相當
光武昭烈才德俱優
皆在漢高祖圍之內

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及克高麗以其城

為遼州今廢故址在瀋陽衛西北

綱進軍白巖城詳未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

吮血傅藥

之莫不感動契苾何力擊高麗救兵挺身陷陣槊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遂破高麗兵何力瘡重上自為傅藥求得刺何力者使自殺之何力曰彼為其主冒白刃忠勇之士不可殺也遂舍之

鑑夏四月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高麗縣名故城在蓋州衛東北進兵

攻之高麗南北部延壽惠真並姓高延壽主北帥兵十五萬救安

市上敕諸軍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諸軍鼓

譟並進會有龍門人薛仁貴者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也

仁貴所向無敵

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己未延壽惠真帥其衆三萬六千八

為將如此何如

百人降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馬驛山即首山在遼東都司城西南

太宗料延壽三策

秦王命世之才延壽不用對盧之謀

太宗如馮婦搏虎

網初延壽真之救安市也上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齊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名謂延壽曰秦王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

范祖禹曰太宗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踊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義理以養其志中和以養其氣也至於一戰而克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器小矣抑對

對盧之謀何如

盧之謀正太宗所謂上策者使延壽從之則唐師豈不殆哉

新進無如鄉

太宗喜得仁貴

遼左無成功復立製碑

見危思直臣

太宗所以為賢

鑑九月上以遼左旱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鄉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鄉也

鑑上以遼左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朕有是行也乃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范祖禹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煬帝蓋不能慎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

網冬十月帝還至營州祭戰亡士卒臨哭盡哀贖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歡呼之聲三日不息

網十二月殺侍中劉洎初上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

謹即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詔賜自盡。

人主以禮義養其心志

胡寅曰。太宗殺洎甚遽。大臣亦不聞有諫譬者何也。太宗盛意伐高麗。挫屈而歸。慙怒之氣無所發泄。正爾卧疾而譖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震霆擊。不復思惟也。故人主必以禮義養其心志。使氣合太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綱丙午二十年春正月。帝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具陳在。駐驛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胡寅曰。太宗對敵有嘉謀而不取何也。道宗陳計。正值太宗經度延壽之時。故不見答。既克延壽。又方驛報太子自伐為將之功。道宗故不敢復言也。太宗於是志滿而氣驕。所以親將大衆而屈於小醜也。與。

鑑八月。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遣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鐵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上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

雪耻除克為詩勒石靈州

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畧。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九月。車駕幸靈州。鐵勒諸部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上為詩序其事。曰。雪耻讐百王。除克報千古。公卿請石勒於靈州。從之。

范祖禹曰。太宗不得志於東夷。而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勢如振槁。左衽之民。解辯內屬。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殊不知中國之與夷狄。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郡縣。是慕虛名而受實害耳。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鑑冬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史。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友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

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因自請出家既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貶之

生日不為樂
子路有負米
之恨

鑑十二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求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尹起莘曰以文觀之生日念劬勞而罷宴樂誠美事也以實推之太宗自遼左之伐不得志而回凡所施為往往有不自聊賴之意故劉洎張亮皆以小故被戮而勅勒請吏之事布告海內亦欲以此遣諸胸中而終不能釋然也由其銳於好勝無理義以養其心故耳豈不深可惜哉雖然太宗以生日罷宴樂而後世子孫乃以生日侈宴樂寧不有愧於祖武書之于冊其得失優劣又可觀矣

褚遂良論玄
齡之勤
人臣之勤為
最

鑑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

最不可退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在西安府南郭外玄齡勅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張昌齡獻翠
微宮頌

綱丁未二十一年正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王師旦黜浮
薄

鑑夏五月上幸翠微宮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之在西安府城南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

舉朝莫曉其
故二人終非令
器

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

善其言

古聖王慎終
如始

胡寅曰太宗於皇甫參則欲加以罪於張昌齡則欲賞之官以見在位日久德不加脩志已怠矣古之聖王慎終如始日新又

太宗納諫而不治其本
聖王盛德之效
王師旦與裴歐同心

能及此者由五事

賢不肖各得其所

五者所以成功

新之德太宗蓋有愧焉蓋聖學不傳雖納諫自勉而不治其本故無聖王盛德之效也
蔡清曰夫文章關世道盛衰而上之取士尤當崇雅厚而黜浮薄翠微獻頌以投主好太宗愛其文亦採春華忘秋實耳倘真之高第寧不樹後進者之赤幟耶師旦知貢舉黜之與裴行儉歐陽公可謂異代而同心矣

鑑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群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生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聖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真諸懷退不肖則欲墜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五者謙謙之志

李緯美髭鬚

魏徵辰羸之喻

綱以李緯為洛州刺史初上以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但云李緯美髭鬚上遽改除洛州刺史

鑑秋七月骨利幹西北夷部落國居瀚海北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

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胛古狎反適熟日已復出矣

綱立皇子明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羸

自累訂義辰羸懷羸也僖公十七年晉太子圉質於秦秦以羸氏妻之二十三年子圉逃歸是為懷公故羸氏號懷羸二

十二年晉公子重耳奔秦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蓋懷羸重耳之姪婦也今巢刺王之妃乃太宗之弟婦故魏徵以辰羸為喻累也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鑑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嶽山之尊者五嶽東嶽泰山

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也凌霄四海巨地納汗藏疾左傳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無

太宗不罪言者尺霧寸雲

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或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其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唐以帝範賜太子

鑑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

修身治國備在其中求古賢王為師

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

作大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

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太宗不許集文章人主患無德政

鑑三月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綱中書令馬周卒上親為調藥使太子臨問

鑑結骨俟利發入朝結骨其國人皆長大赤眉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人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地以草木為毛髮北方地寒不生草木故曰窮髮

窮髮盡為編戶

盡為編戶乎

鑑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

巨億計徐惠妃孝德次女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

致瞻蔚文屬文及長太宗聞之召為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

徐惠妃諫征討營繕

無淹思頗華靡上疏諫其畧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

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奔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

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

欲之所致乎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

醜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

禮重之

一事可為百王之師

胡寅曰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躬致隆平者惟勉勉納諫一事可為百王之師法然魏徵既死則直言不聞重以長孫無忌常獻諛語是故太宗晚節益節矜伐征討不休營繕相繼房褚二三公亦不敢進藥石之規而

一宮妾乃能納忠上雖善其言亦不能改也於是見太宗之德益衰而志彌怠矣

鑑初左武衛將軍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

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

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

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

後出為華州刺史有布衣負音運道信自言能絕粒導引辟穀也曉佛法

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

君羨坐誅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

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

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

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

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

識記教李君羨

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玄齡遺表諫
征遼

五月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
征未已群臣莫敢陳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陛下
每決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
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膽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
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
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
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儻蒙錄此死且不朽上
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薨謚曰文昭

房杜可謂名
相
房杜持衆美
效之君

歐陽脩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天下以平用玄齡
如晦輔政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
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矣然求其所以
致之之蹟殆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
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
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貪權善始以終此

宰相所以代
天

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
款則謀謨果有大過人者方君明臣良志協議從相資以成固
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
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
名瞭然使戶曉者
蓋杜房之細耶

綱冬十月雅眉邛州三州俱屬四川獠音老西反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

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劍南隋末無寇屬者遼東之役又
不預徵發百姓富庶宜使造舟上從之遣使發民造船役及山獠
於是三州獠反發隴右陝中兵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州縣督
迫嚴急民至膏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踴貴劍外騷然

太宗得已而
不已

范祖禹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伐高麗其得
已而不已者乎及其不服則又不能反已至於傾天下之力以
逞其志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一身四方猶手足以高麗
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疲之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被其痛豈
愛身之
道乎

李世勣才智
有餘

鑑己酉二十三年夏四月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

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

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世勣為疊州今廢故城在陝西泚州衛南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以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李世勣何如人

此漢祖狙詐之術范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託孤幼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馭黥彭祖詐之術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使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于駟而不視者豈得而用之哉

孫甫曰太宗以勣輔太子而為此詭計勣之機心豈不曉以利誘之乎廢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之節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其心

馮夢禎曰觀唐太宗于李世勣何其君臣父子之間而亦用術若是也禹之畀益于啓湯之畀伊尹于太甲武之畀周公于成王也或以阿衡或以冢宰終其身矢心王室而永康兆民未聞其既黜而用之也何者忠義之士不以死生易心不以存亡改節不以爵位之崇卑祿秩之厚薄而有所輕重其報苟吾君大用之固可以行吾志小用之亦必竭其股肱之力雖至于遺佚擯棄而廟堂宗社之思未嘗忘焉惟其心之忠義故也為君者誠得若人而用之推之以心而不施之以術任之于始而不問

之于終則保朕躬可也輔嗣子可也宣力于治朝植節于亂世亦可也若唐太宗特見其上下之交相詐而已卒之勣于武后之立而以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一語決之勣果無負高宗乎抑果無負太宗乎

鑑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

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

内謂之曰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

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

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六月太子即位罷

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

歐陽脩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天下傳世三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無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

所為然春秋之法當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程頤曰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皆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

無忌盡忠於我

至治之君不世出

太宗比迹湯武

太宗致治幾成康

太宗功德兼隆

漢之治過於唐
問程川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何如
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問太宗為政得失何如
太宗假仁

太宗以仁勝
太宗才畧優於漢高
太宗所以致貞觀之治
太宗力及其道
自漢以後一人
魏徵以諫爭為已任
千古英雄之將
光武太宗見容於漢高

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曾鞏曰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効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令之行擬之先王未純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未及以致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得失如此
鄭榮陽曰太宗假仁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囚至五覆罪至三訊除斷趾禁鞭背然一旦乘怒遽斬張蘊古等寇盜甫平首開文館樂奏破陳則曰朕終以文德綏海內然志伐高麗死猶不忘陳師合止拔士論意輕房杜則斤之嶺表然聽褚遂良疑似之譖而誅劉洎親平建成元吉之難可以鑒矣而寵泰驍恪幾危嗣位知謹刑矣而復濫殺知尚文矣而復黷武知任賢矣而復信讒知斷恩矣而復牽受故曰太宗假仁者也

綱以長孫無忌為太尉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品

綱秋八月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綱葬昭陵在西安府醴泉縣九峻山有廟存焉

范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才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而迹其性本疆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已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資矣

胡寅曰太宗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反其道勉強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可謂賢矣然前失雖更後失繼作其初讜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著其後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其比太甲之處仁遷義成王之懲前毖後豈直倍蓰哉當時以諫爭為已任而為太宗所畏敬者莫若魏徵然其生也嘗欲殺之其死也竟納讒聞太甲成王豈有是耶然伊周能使太甲成王為商周之賢王而猶不能使之為湯武也則魏徵格君與太宗所就止於如是無足恠矣
陳埴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能為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與也

鑑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

鑑綱三十八卷終

